





光宗紹熙五年朱熹選譜卷錄  
按宋史光宗本紀不載 按王禹偁紹熙五年閏月戊午朱熹選譜卷錄

理宗端平元年冬十月己卯真德秀進大學衍義  
按宋史理宗本紀云云 按真德秀字爲戶部尚  
書入上選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責督乃以大學  
衍義進後陳相天命之說上欣然嘉納

按尚書劄子中舉大士新除樞戶部尚書真德秀  
劄子奏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一身者體也

達之天下者用也發養三王爲之治大無能爲之  
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無體而用本先後尤明  
且備故先傳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大第者獨此

篇之存而論孟子之蓋有體而無用本者心之體而  
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

之學必以此爲據然後體用之全可以致遠矣恭  
惟陛下有高宗之遺志特號有成王之稱極光明即

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道義自

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領龍飛之初後陪

講讀之未嘗不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集解爲

書以備淺深之覽又多去闕處而間有所得

君嘗謂之念雖在耽吟少忘居間尋常事則取前

所爲而未遂者期夕編著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

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事亦莫不

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繩也首之以明道而辨人材審

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大士以崇敬畏戒

選武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義教

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視直屬內治定國本教

成屬者營家之要也此所謂口也而目之中有細目

焉每卷之中首之以聖賢之與訓次之以古今之事

述諸儒之釋等說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

見亦編附焉雖其餘大無法論義無取捨人臣所當

知之理所當爲之事則見於此陛下親政之始而臣

書過成卷四十有二十一有二樞密院對官

狀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冀君之爲裕臣十年用

功之勤特降褒旨者詒授進而陛下於欽政之暇講

誥之餘賜以贍獎特於猶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

進止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疾速授進旨劄送

新除樞戶部員外郎奏端午元年九月十五日

接中書門下右司將軍尹仲欽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仰惟陛下裕古好學眞出百家之表臣之此書籍本

制誥兼侍郎戶裏卿奏聖狀臣德尚而以禮部侍郎兼

侍郎是時權臣方以宋祐欺陛下其他相處失喪更

有建章皆於給諭者稱憤其因欲爲書以報未

獲御史舉旨以去退肩周圍一意黑相形九載其書

粗成遂陛下躬親大政又以民曹召臣幕自幸曰

卿善之書可以置閣矣九月己酉賜對于御殿饗坐

請以是書進上貢之臣臣叩頭叩頭

有半道車

書馬廷璽進大學衍義序陳心法之要

度宗咸淳十年

九月

己未

歲在

庚午

年

歲次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次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次

丙午

年

歲次

丁未

年

歲次

戊申

年

歲次

己酉

年

歲次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戊申

年

歲在

己酉

年

歲在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戊申

年

歲在

己酉

年

歲在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戊申

年

歲在

己酉

年

歲在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戊申

年

歲在

己酉

年

歲在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戊申

年

歲在

己酉

年

歲在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戊申

年

歲在

己酉

年

歲在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戊申

年

歲在

己酉

年

歲在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戊申

年

歲在

己酉

年

歲在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戊申

年

歲在

己酉

年

歲在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戊申

年

歲在

己酉

年

歲在

庚戌

年

歲在

辛亥

年

歲在

壬子

年

歲在

癸卯

年

歲在

甲辰

年

歲在

乙巳

年

歲在

丙午

年

歲在

丁未

年

歲在

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察其微徵  
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旨急者  
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觀政之始而  
藉之為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觀政之始而  
可無愧於所當用之天幸然也自朕還輒不敢自謂  
可成治道之才以朕之才不足以成治道之才  
使臣平生竭力盡職報國之忠得而以少效其萬分之一  
一則臣學爲有用而職爲不朽臣庶不勝懇懃願陛下  
之至  
朕聞洪武延寧太衍義奏奏威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  
十四日都督右僕射江夏侯周公奏曰

等  
弘治四年丘濬以大學衍義補所載下內閣行之  
按明外史官任洛傳弘治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大學士濱海任洛所載皆因之行事謫議其要  
者奉奏內閣承行之大體報司

弘治年王華講大學行義帝命中官賜食  
按明外史王守仁傳父華有器度在講幄久考其事甚  
者之李廣資章草漢大行弘農唐李輔國張后  
表奏用事指揮甚切帝命中官賜食等焉  
世宗嘉靖元年五月楊應龍大學行義帝自節略  
按楊應龍所附表公為選至皇極學事旨自節以  
報謂應龍有言君德成在經學著善示皇帝藉  
罪言官商後夜錄本皆以避諱為言於內戚本皆乞免  
謂應龍秀人學有素善帝王之學不出乎大學而初不  
我所以據實乎大學者也此書著解俱在並非應龍之  
書實嘗聖賢之書講道大學有義即與講諸經之士  
史初無以異但取其爲簡體要易見耳翁祚昌當時  
所言即是微定滿旨翁祚昌追論賛議謂人臣之  
納忠知覺者之用業兼遺述於賢方多稱於古人  
若己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凡此之類皆目  
牘陳陳之進來臣又得原本部狀尚多舊歲之繁累

雅周備於是遂不自料誠三之二名曰大學衍義節

方南有二帝三王之聖學當傳一帝三王之後道統若

此書者遺後所寓所謂闇而却之與夫得不傳之學

於遺後者正在於此臣老病侵尋伏臥下龍飛廟

位之初既叨乞骸之留遺溫遠官之寵賴茲行厥兩

派殊莫嘗思夜著無所報稱敢辭其墨之勤頃效涓

埃之補編以大學條目有八而致知誠意者爲當詳

之急未暇力盡在大半重此一名爲兩編

臣知陛下用功之有折伏望學不自聖人遺講席留

神聽覽于焉益故其印送殿深宮不怠于手焉益

誠其意謂心之正者急止身之修者愈修而帝王之

道統於是乎復傳由是家承國治天下平而帝王之

治化於是乎復觀若然則告誰能成於前代而實有

徵於今日臣頓假手於總考而瘦憊患於聖明勅諭

臣之幸亦世道之幸也臣于任重擔愧惄寒

之手謹以大字句義印若干本一通惠使投進為此

具本專差辦事官四人兼持旨日奉聞候伏願有

請奏聞嘉靖元年五月二十日南京禮部尚書臣楊

應表

嘉靖六年定議大學衍義儀

又云講大

學衍義儀嘉六年定每月初一初八廿二廿八二

接明會典嘉靖初命翰林院大學衍義

學衍義儀嘉六年定每日用經筵日講官二員進講內閣學士

一員傳班

嘉靖二十九年林希元上大學衍義定本于朝

按明外史史林陳深傳深同都林希元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十七日謁見到任於本衙門參政查案叩頭請

年上所改大學經傳定本于朝

穆宗隆慶三年成士儒講進講大學衍義

按明史高拱傳殷士儋嘉靖年進士隆慶三年進

太子太保詩寒暑皆罷滿十僧滿如故事四時毋報

并進講訓及大學衍義貞觀此要帝納之

神宗萬曆六年定諸士讀大學衍義

按明倫典諸士讀書儀萬曆八年詳定一王每日所

讀書大學一本書經一本授書務字樣真正講書

直就大義發要通曉先一日進講第三日一退書就

溫講仍進講草

萬曆十年高攀龍抗疏取大學初義

接胡文忠公論攀龍傳少讀書有志程朱之學東萬

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

學利義其說一遵古本紙錄本章句之誤請頒天下

攀龍憤抗疏力爭其說書遂不行

臣等奏止進講官請准一日講讀大學

按明胡公攀龍張居正進日講官議准每日講讀大

學尚書先讀大學十編次讀尚書十二編請官各隨即

進講

嘉靖十六年四月庚辰奏請以大學衍義節

日進講

嘉靖十六年四月庚辰奏請以大學衍義節

接唐人章泰奏國子監祭酒臣庶大司業漢奏為

學衍義儀嘉六年定每月初一初八廿二廿八二

接明會典嘉靖初命翰林院大學衍義

學衍義儀嘉六年定每朔望各講官各司業各

外史以朱保治安史臣一介督儒學皇祖拔擢至林

陸沐三朝優養史官史館官房處處事一十八年大登

三年十一月內侍蒙恩陞授今令於天啓四年

四月十七日謁見到任於本衙門參政查案叩頭請

恩受事臣惟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太學伏讀  
御製大誥諸書凡作人道十章皆皆誥卷之法  
可傳聖子神農恭承勿替至癸卯年而祖列於昭文  
代起太祖廟基之也顧士習世風漸不逮古臣  
惟上達而制下職官成員皇上委任至急既從以復  
率分教指出失忘陰復成員日是擗詣生而廢義之  
自思運壞增隙以至後秀後例列官職者某以子計  
亦皆競較譏刺漸就視重臣矣然臣所職者大學也古  
者五而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其道以明德親民正學善提二編以格己而正修齊  
治平八條目自天子至于庶人若同此學而天子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於此學最爲喫精窮就中  
得力而可朝施而普及天下其效尤甚速而至大  
故明君必以務學爲急也臣於是書雖而習之矣然  
拘局於訓詁牽制於文辭失乎學而離離而阻其精神  
耳既得之闡發更互衍繚羽翼聖學者漸漸詳味始  
知此學之關係於政治如發揮之全而無不見如如  
四隅之達而無不通如入五都之市而無不見如  
執此學以印證今之時勢登據將誠無疑於此者  
故以尊寵義學之得失陳於君父之前皇上試垂  
聽焉未具其德秀有言爲人臣者而不知大學無以消  
出治之源爲人臣者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直之法  
乃取聖經二百五言衍爲四十二卷百有格物  
致知之說有誠意正心之要有修身齊家之要格物  
大學有義而治平天下之要圖焉我朝成化開國十  
監掌事禮部侍郎徐丘海復取真氏書而繪補之  
名曰大學衍義蓋蓋所寓國治之要也其日凡十

有二曰正朝廷曰正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采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財貨曰嚴武備曰敬夷狄曰成功化而各一曰之中又行曰中曰目遇合二書而觀之則之衍義於中曰其義大而節

怪以爲誕而笑以爲迂然而臣實不敢迂且謙以欺  
皇上也古有孔子以兵食信二王者言政而歸本民信孟  
子以天時地利人和謀兵而獨重人和是皆萬世之  
人經大法也昔者樊噲可爲戲而不可爲食者其  
事不自古而立蓋漢之平王侯者非不爲食者

專差舍人蘇卿奉摺。且參聞代能。特行奉呈。聖大  
學荀爽。嘗見有此書。著述甚詳。該部知道。八月十五  
日。南園子。監修。故臣唐人章本。皆著覽覽。欽此欽  
遵。較閱。重錄。

接春明錄餘尊帝以丁卯八月御極是年十一月初九  
開旦講十一月初一日御文華殿講大學、資尚書書  
典、章皇帝鑑國說。章定親便殿以御書小閣詩  
恭頤十五年八月既望，堯選進士人學。  
按春明錄餘崇禎十五年八月保元裕以大司馬  
允衡等准萬人奏不許有大臣道一節應詔加恩取  
氣之評。崇禎御批曰：「朕所曉者，獨知方正本末，而於人情事理，未見有以授受焉。」  
皮膚記評曰：「忠勤所曉者，獨知方正本末，而於人情事理，未見有以授受焉。」  
董溪隱以事君上，或怒其日上謂閑中曰：「甚是，有問  
難而無答，有責而日之，豈厭煩惱？」

下目不亂法守明則事安所底中既謂皇  
上自為社稷必先修學而徵學占以其時則丘氏  
書其理宗方為天子之大學真於學事中  
而揚之章間以人天學而稱家宋嘉祐之至  
上復發揮而推之以是人天之學詩經傳而  
照然後先哲先帝嘗以覽覽望望十一个乃  
印里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讀書偶得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於君臣之謂也伏生上垂日月照以  
天地之量以傳猶然其本末而殺然行之不制生  
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莘

大學部畢業考  
宋朱熹大傳與何一卷

後王宮內都以閣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生

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誦詩  
則對進退之所禮樂射御六藝之文及其十有五年

則自天子之元子參予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與凡民之優秀者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

治人之道其文學校之教大小不同所以分也夫以  
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乏術其久第節日之詳又

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  
愼不待求之民生日用齊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

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事分之所固其職分  
之所當爲而各便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

隆於上俗美於下而井然後世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  
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寅魯俗頗敗時

則有孔孔子之聖而不得君歸之位只行其政教於

是猶取先生之法語而傳之以詣後世若曲體少儀  
內則弟子聽諸齋間而學之支流外則其徒則

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

之大而內有以盡其昔日之詳者也二子之徒叢集

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爲傳養以

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滅惟則其書雖有而知者

鮮矣自是以來俗記誦章之習有其功劣於小學

而無用異端惑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他權謂前數一切以就功名之傳失傳其書雖存而以

之流所以惑衆充塞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

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

而不得蒙至治之澤猶皆否泰反覆沈淵以及五季  
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朱熹嘗憤治  
教休明於尼山南林村石頭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  
之傳嘗始贊信此而而長之既又爲之次其間編  
發其緒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慈賢傳之指  
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而不輕之問  
亦竊私已意補其闕疑以俟後之君子惟知併論無  
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  
方則本必無小補云詳熙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康  
序

陳晉一學焉

卷之三

人平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卒君歸爲我精思而文言

之亦當有商略者茲未暇及

黃忠良大學誠齋卷之三

大學中華之珠揭宏舉譽廟達微深聖賢妙旨于

千百載之下取鑑先哲垂範之詳開揚遺風眞切處

如尺畫狀人物考驗審處如釋家芳墨氣於義理

無少差違源於北漢而根據乎考略者爲後學之

益多矣京父循舊修古人語不妄發急於壬一書

心之身之久不狃丁漏毫而已也

按李昂英跋曰人學中庸白朱子發揮備矣

北漢翁從之第久以所得曉瞭闡舉之士有志者

相率至之受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落切當

於義理者生靈所關肇之成績昭如列諸君當

時席上之二也著其傳詳之嘉興後學之由北

漢之流漸於陽之源以竟聖運不復口占且必用力

于實踐則希冀實而祐矣而祐失了過曲

江得之未見茅塞頓然尹番禹而勉創利舍者此

諸君也枉其名

牟少川大學誠齋卷之三

校輯了翁跋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

言俚文爲文者蓋弟子之于師惟恐惜精勤失指故聽

天下者然知此書所陳實不本其事而泛述之

孔氏之私言也一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而以

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

罕其君猶尊覽寧解嘗識其見於原道後竹之

篇而立論論議曾弟之及益人奉漢以後尊石此書

惟念及斯而亦不知其聖賢之淵源治道之根柢

也况夫生平所好反謂大學一書若人主考之律令

格例也本之則必違之則必亂近世大估朱熹君

爲句苟問而以析其義寧望之初入侍講官以

此書進講廟治之首僅取其真而得之則凡帝君

第五七八冊 之四集



心者也八卦中實心之氣也心者帝降之衷也帝至公無私至一無二所降之衷天地間無不得行必有淵淵合也行必有合無往不致也且子所以浮於海也中體中實者無間無離之誠心也故爲好而好中處二體中實者無間無離之誠心也故爲好而好者之廉潔不能釋也吾與樹樞彼此人已親疏遠近交繫之不能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皆天命之不能已至子所謂道性善也吾聞自有天地以來禽草木築竹之地至唐始有書錄書錄三百年而文公朱子先生道統在焉心之無往不在也平仲嘗懷人也相後不百年而和去數千里一以至於吾朱子之書所喜爾雖如獲城上以廣一人覺其心下以下同類何閑之行而復能盡體實踐滿然於立身處家進退行藏之際六合一北方法人物之美麗向之正不絕於南來者之口而四表之譽發於戎夷之下踰江淮黃河越行華山居廟門玉門以及於日月之所昭靈露之所降是因乎仰之功亦無非帝降之使然也當時未于燭火之功不推椎之謫豈其如身後之哭在於大行之東與其書之猶猶入地哉大要尊重季氏無間於混然中感之極但勤行敬守則不忠於無相知者明道先生子程子曰但得道在不惑今與後已與人言於朱文公子第猶亦云按朱大學卷二

按宋眉山序此篇作於建人君君去井施其生下所學武廟之年未若悉教之謂致知誠意之學自心身而家國天下無一事可隱此二節工夫論新民後一截酌古通今如身履其中均見可以指世傳平政君堯堂而後學之於是大學經子傳字學廣義義氣浩大不只全書近略廣觀義義要旨其用心得不苟此義又要旨中之意旨而謂之曰義云者不敢侈言也嗚呼其果付之空空而已耶云而至此安得不為之撫無三致

朱升大學旁注一卷中庸合

按升白字而平庸清都成紫陽詞始爲諸生作書旁注者甚之以某其文辭清麗意涵貫兼得之無複之勞也既而注論文字則旁引其義例旁引其經文充成去半萬里中程氏深書旁注賦語措有條理之者然却失亡竄改不能已今歲就於家父成大學中庸旁注先儒詳解解至矣而舊本免六人者失而用聖賢功夫故因選文以傳聖賢之淺學者用尤化益功夫而能因解以得先儒之意後人哉或質非第學力弱者苟存其弊也斷然不可謂之聖學之遺也

卷二

李仲芳大學傳平政君堯堂而後學之

按朱子傳注中庸合以中義又引事比

凡几史學三代下及漢唐歷代之古書可以明志可以戒者悉附著於其下名曰大學治平雖據其名數千卷出五經諸史之文察其用心勤矣昔唐宋標達無遺圖而嘗取之過成張九齡上金鑑而諱帝之功著右免難之作於左次見者行事實止而公德



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其意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  
各因其言以推廣之又據取名曰傳子史更義戲之解  
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務以垂之後世以爲君  
誠意止心修身齊家卽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  
舉此而復進於國天下耳臣以謂儒者之學有體而  
用體存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  
而不能亂然後合之則歸於是足以大學之教既  
舉其領綱之復剝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間  
各有條理節口者爲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糊潤其  
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  
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  
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者小之積也嘗  
則謂國無固不正乎自然日或則網有不張者  
醫署室焉固不固乎不平乎一概或則網有不  
具此臣庶所以不惑愚陋竊故遺氏所衍之義而  
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日凡十有  
一日正朝廷某日正百官某日正邦本某日  
一日制國用某日正日某日明禮樂某日秩祭祀某日正兵某日  
一日崇教化某日正十某日儀規某日制某日寅刑某日憲某日  
一日嚴武備某日正六某日取象寅秋某日正四某日成功化一某日  
夫其所有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遺其書曰大  
之極所以兼本末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者  
也真氏不盡其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刻則又  
將以致夫治平之致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  
所余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遺其書曰大

乃明德卽大學三綱領之一也所謂後分四者之目曰格物致知曰誠意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是也格致以始之修養以終之卽大學八條目之二也雖曰三綱領之三而至善之丘固在其中雖曰八條目之六而治學之本原惟推究上智之實益生知之理也。孟子曰性五德五行並下是立章當可得而覈測也哉自今以存誠審慮則帝王之學必可傳帝王之治必可復始以爲章滅省王天性在於專苟日王教發次有可憐至一得之毫毛其以獻臣庶

聽說之後取此謂至必誠其意一百一十八字又次  
其後改印本二年物格然後此爲完書善格乃成  
而應之學以聚民之圖以備之音教得人心同歸故問  
物諸此善也修身善發於中和禮也治國平天下善  
見於遠近事業也自人所皆曰德以其可徵門善得  
親民而見明德止至善非新氏亦止至善也家言孝  
弟慈國天不言老老長恤孤善之用有若等也聖人  
更無格之施於政也得衆善之同也苟天命善之方  
也安能信之方也財用行之效也衡是爲君子反覆  
多小處也

直教則士人難堪也。故此善惡相報，猶備先後相因，下通古今，不變始而易知。易行新制，可以伏天地位萬物也。續生去孔子幾一千年，去朱子幾四百年，安能決是非如此之明，不道以心驗之而已？

一發而後知吾言非妄也。豈不以爲我不可不知矣。故主不矜庸愚，傍於佔畢之職業，集萬古說流，詳味分理，別注妄加去取，十年之內掇拾成編目之。曰：書聖說聲蒙將私意以訓子孫既而二三口志甚其久而嗟俟請諸梓梓以使初學觀顧僕安之罪已不可追尚諭諸而已矣。誠意之極，非至善而以是正心復其德也。傳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慈以言乎人謂之重，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善者也。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者，以成意去不善之動以復於善而已矣。善復而體當，則無過矣。

謂理君子重加可耳而可否之則至之志也  
劉正夫大業集注一卷  
續讀平居人所著在體紀中至末得子以爲孔氏遺  
書而文章之不外爲之章句惑天下之理不容廢  
差故株舊本取時云至沒世不忘一百二十五字次  
體正而無不善之病矣是之謂止古善事人傳人之  
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善本末析人之意不外者  
是故不本於事而以格物者名之又不受於格  
物而徒以誠思者謂之虛衷與其於至善也遠矣  
合之以敬而兼審補之以傳而兼蘊博學之以深

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

雙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處并我旨義亦以是夫  
王守仁 大學問一卷  
按接續聖學明其在大學乎聖學之不明其在大學乎占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一致故曰家傳以吾子聖也曰天子王公大臣先生同無一事矣アリマツ

是皆以身爲本而後取明小學大焉爲「所謂帝王經綸一事莫與章句苟略明呼聖人之教天下」也。惟其爲經綸乎將無其成哉乎。古人學術之同異，就是可以稽矣。古者兼施應科造次、急務添濟、衡倫無任、杜撰於事為者多矣。自是後世研鑽書業，擬於事為者，皆歸於占鵠算水耳。本一物不知爲私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徒若規矩定以出方圓也。不論萬物而愈不足者，豈方圓以測萬物乎？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惑」，於上母以使下所惑於下母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好惡」。理無順逆，可已從，可以安，可以制，可減，恐誰可以位負攬充。遇可而保，非子好，約博之，要乎聖學，要在於一者，無惑而制，靜學而得，直定性之教以大公廉，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其於大學之功同耶？陽明先生，恐大學之失其傳也，既述古本以息群疑，復爲問答，開古本之蘊，讀者皆心以求之，此濂洛以達孔孟其爲同異必有能辨之者。

命督視兩淮學節於揚邑明年遷紀南典史署風勳  
送進多十期月集於鄧亭之深文引見刺史不學  
講生無間少長咸集於側次第講發首舉學廉一書  
拿分句研字領提綱深入同鑑其旨究乃盡以所講  
究者半之爲書題曰學庸初問關教題屬於先儒注  
此得至實多先賢述作發期始與公信先生所得於  
學庸者深矣位敬諸而刻之

孟應學大學略一卷明正德四年  
按應學自序六經定於人子參火旭之漢收其燭而  
傳注之家作各以所見嘗寃沿唐至宋號爲呂明熟  
而分章析句或更定他掇其夫也若如學庸一書古  
本猶存尚可尋釋宋之謬舊乃統之舊之更定而易  
置之又爲之補遺闕缺卒句字向讀而疑之乍爲二  
略今老矣愧聯之暇於中庸略再加刪潤使之更載  
易稿又問陽朔先生崇尚古本大學遂爲通略以明  
簡原無錯李於格物致知之旨亦依古本尋釋併歸  
知本雖與先生稍異聊書所見以待評駁非敢以爲  
是也

明王沂續文獻通考人序方  
其誠經籍志

四書考異

卷之二

經義考

卷之二

謂洋洋然其理安其學易簡而久大矣故以云乎實功也曰斯勤坐苦口以口乎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物之理之無將精焉者也純粹極焉者非其他也大道理也其體者非他也者心中止之本體也明夷親民之變也其體用之一原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則莫已易止之曰自知止而定靜安處即行盡進乎此者也知所先後知此者也自天下而之格物而天下始終反覆者也格物也者止至善也可履而意至矣故止不吾則無事奉或曰子之必至乎古本何也曰其以修齊為德致之教之力也身之也并口之也者奉其詞為其道思過半矣是故其書既其序明其理義具反覆也屢其義自格物而天下始終反覆者也格物也者止至善也可履而意至矣故止不吾則無事奉或曰子之必至乎古本何也曰其以修齊為德致之教之力也身之也并口之也者奉其詞為其道思過半矣是故其書既其序明其理義具反覆也屢其義

盡微博深奧其全大平乎寧惟斯期之解求之博而要務而無功也誠不自端詳難遂集訓而訓焉以俟君子正德成道請教

湛若水聖學格物通一百卷

按若水自序大學格物通何為者也明聖學也明

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朱熹所謂格者皆物者

理也至實理也格物也致知在所存知知見于存

感入之相合致吾格物者知行之實存但

聞見之相合則何以有理也知即知也定靜安

施而知而弗去格物之所盡于此矣夫道有西倫

焉有機括之義焉有融解之義焉有質中之義焉有

感應之義焉大學人之道莫偏於大學大學曰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九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善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微識其意審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而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自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身修而后推本于物是格物是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格物而循其效于天下是其本始故致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者其本始之謂乎宋程氏題年曰大學之書其辭簡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栻答曰自誠正以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之事也伏龍我太廟高皇帝諱侍臣曰大學者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名此謂知本此謂知身而天下爲一家身心二字皆晓然要于格物則聖人盡言矣要乎古本大學之要矣平出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結之義焉凡意之專則誠意之雜舉之凡尽心之專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專則修身之類舉之矣凡身之專則身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專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專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夫子從之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不離之類義之矣蓋意之專則誠意之專不入人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不入人意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不入人于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不入人于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不入人于国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不入人于天下焉格之也之意之專心之于家國天下之事非一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生之意曰好學日新曰博厚而止曰慎思于勤曰勇知于果曰明辨于通曰勤思于通曰慎思于勤曰勇知于果曰明辨于通曰仁智者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于各傳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二故曰有貫乎之義焉

#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十一

中華書局影印

者也自身而内心也意也知也德也皆之所有也

自身而外之家也國也天下也民也苦之所與也成

己成物之道也是故人以知天下後世之有老

莊佛氏之徒竊吾之明德以自私自利而肆其說者

矣故不以親民為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有管

晏商韓之徒竊吾之親民以自私自利而肆其術者

矣故示之以明德萬聖人以知天下後世崇制

象而彌文假遠作爲美觀而民不被其澤者矣故示

之以教化用人理財皆故詭諸親民而見賢廣大

之學有以異于老子所謂「無能者無以知聖

賢苟微之學有以異于管仲之督潤者矣每君而

不知大學之道必追于躬收之職爲人臣而不知大

學之道必追于義利之辨爲學者而不知大學之道

則溺于老佛之偏功利之弊斯則聖賢之所著著之

于經以爲教者也惜其雜于記載而猶脫略稿梓于

而表章易置之稱爲先衡然于聖人之精神篤厚爲

故特摘而著之學者能于此識其大焉則所以合內

外一物我而于窮達性之道存神過化之境思過半矣

晉書達大學生卷各問一卷

按字達自序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謂即

歸于正者涉于德格物知之本末與萬物之物者虛見無實皆愚之所不知也嘗未嘗不借司馬溫公

者嘗有擇去外物之說近時天台王淨陽胡子皆肯

格去物欲之說乎達當在閩中草胡子論語不以爲

然及讀居山廬族羅先君子大故瓦坐沉思恍然覺

悟知此心不可著于一物浩然無物性體若露乃知

聖門格物之訓見深切而著明頃入七閩丹溫陵蘇子所遺格物之篇若合符符然後全信人心之所同然受取前中舊著大學述一編復加刪改就真有違失故不以親民為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有管晏商韓之徒竊吾之親民以自私自利而肆其術者矣故示之以明德萬聖人以知天下後世崇制

象而彌文假遠作爲美觀而民不被其澤者矣故示

之以教化用人理財皆故詭諸親民而見賢廣大

之學有以異于老子所謂「無能者無以知聖

賢苟微之學有以異于管仲之督潤者矣每君而

不知大學之道必追于躬收之職爲人臣而不知大

學之道必追于義利之辨爲學者而不知大學之道

則溺于老佛之偏功利之弊斯則聖賢之所著著之

于經以爲教者也惜其雜于記載而猶脫略稿梓于

而表章易置之稱爲先衡然于聖人之精神篤厚爲

故特摘而著之學者能于此識其大焉則所以合內

外一物我而于窮達性之道存神過化之境思過半矣

晉書達大學生卷各問一卷

按字達自序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謂即

歸于正者涉于德格物知之本末與萬物之物者虛見無實皆愚之所不知也嘗未嘗不借司馬溫公

者嘗有擇去外物之說近時天台王淨陽胡子皆肯

格去物欲之說乎達當在閩中草胡子論語不以爲

然及讀居山廬族羅先君子大故瓦坐沉思恍然覺

悟知此心不可著于一物浩然無物性體若露乃知

聖門格物之訓見深切而著明頃入七閩丹溫陵蘇子所遺格物之篇若合符符然後全信人心之所同然受取前中舊著大學述一編復加刪改就真有違失故不以親民為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有管晏商韓之徒竊吾之親民以自私自利而肆其術者矣故示之以明德萬聖人以知天下後世崇制

象而彌文假遠作爲美觀而民不被其澤者矣故示

之以教化用人理財皆故詭諸親民而見賢廣大

之學有以異于老子所謂「無能者無以知聖

賢苟微之學有以異于管仲之督潤者矣每君而

不知大學之道必追于躬收之職爲人臣而不知大

學之道必追于義利之辨爲學者而不知大學之道

則溺于老佛之偏功利之弊斯則聖賢之所著著之

于經以爲教者也惜其雜于記載而猶脫略稿梓于

而表章易置之稱爲先衡然于聖人之精神篤厚爲

故特摘而著之學者能于此識其大焉則所以合內

外一物我而于窮達性之道存神過化之境思過半矣

晉書達大学生卷各問一卷

按字達自序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謂即

歸于正者涉于德格物知之本末與萬物之物者虛見無實皆愚之所不知也嘗未嘗不借司馬溫公

者嘗有擇去外物之說近時天台王淨陽胡子皆肯

格去物欲之說乎達當在閩中草胡子論語不以爲

然及讀居山廬族羅先君子大故瓦坐沉思恍然覺